



中文摘要：本文通过从思维方式到建筑实践对西方文明史进行深入剖析，并以此观照我国的建筑史及其思维方式，指出中国建筑师需要一次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变革，方能适应国际竞争；继而指出中国建筑教育需要加强理性思维的培养，这是我国建筑师走向自由创作的必要前提。

关键词：制度理性 创造力 思与行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wester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from the mode of thinking to the architecture practice, comparing the Chines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it is discovered that Chinese architects need a kind of reconstruction with their mode of thinking.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Chinese architects can succeed more ofte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s a conclusion, the logic thinking mode should be attached importantly to the education in the architecture college in China.

Key words: logic institution, creation, thinking and doing

启示一：历史的回音——“制度理性”与“制度惰性”所带来不同的人文后果

由于东西方思维形成的方式殊异，使东西方的社会制度及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自亚里士多德以降，西方社会基本确立了理性的思维方式，并以此来观照世界与内心，同时，这种思维方式也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这就是“人文自由”，西方社会文化的不断演进与更替，就在这两极的互动中达到一个又一个的文明高峰，逻辑、理性、反省，成为西方思想者改造社会的工具，这就是“制度理性”；随着欧洲文明中心的不断迁移，“制度理性”一直作为一种传统，一个坐标系，度量着西方社会文化的含金量。

而东方文明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中，背离理性思维，“不求甚解”成为社会文化意识的主流，封建制度在王朝的易改中从未失去统治地位，逐渐形成了与西方社会文化相对的“制度惰性”，这种“惰性”扼杀了科技文明的原动力，使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建筑作为社会文明的产物，它的发展史深受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西方建筑史（古代）与西方文明史是同步而合谐的，它内在的动力也是“制度理性”，从希腊雅典的卫城，雅典神庙到罗马的万神殿、斗兽场，从巴西里卡到中世纪的教堂、城堡，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圣索菲亚大教堂，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以及哥特式大教堂，巴洛克风格、洛可可风格，西方建筑的风格一直在演变，建筑形态的改变反映着社会文化观念的更叠。哥特式大教堂的出现反映了市民对技术的自信，巴洛克风格的出现则反映了教会势力的下降，“巴洛克”的译意为“变形的珍珠”，教堂的风格由简洁走向富丽堂皇，反映“上帝”从神台走向凡俗世界，也反映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市民的呼声，正是这种旺盛的生命力产生了工业革命。西方世界的迅猛发展，使东方文明相形见拙。直到鸦片战争，东、西方文明的碰撞，才使东方的“制度惰性”开了窍，一直延用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木构建筑体系，在熊熊战火中被烧得体无完肤，火烧“圆明园”也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耻大辱，这种耻辱源于因循守旧，毫无创见的封建文化制度，它使中国建筑师的创造力大打折扣，木构架体系难逃八国联军的“付之一炬”，可谓“制度惰性”惹的祸。

启示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渴望人文自由的中国建筑师必须经历制度理性的考验

从鸦片战争中走来的中国人，饱尝西方文明的刺激，“师夷之技而制夷”，中国人的思想仍未从根本上认识到西方文明的根源是“理性”，而非技术，于是“洋务运动”注定要失败！直至今今天，持洋务运动观念的人仍不在少数，科技是表，而实在、本质的是一种思维习惯，如果我们不能适应这种思维习惯，那么只能等着被淘汰。

如今，西方各种建筑形式、建筑风格、建筑思潮涌入中国的城市，使中国建筑师目不暇接，这种被动地接受外国的技术产品，技术形态的现象，仍令人忧虑，许多青年建筑师今天用这种风格，明天用那种式样，而从不思考中国的城市环境究竟应如何塑造，搞得城市面貌一个个象“孪生兄弟”，反过来抱怨新的样式越来越少了！“创造力”匮乏已成了我国建筑市场的一个通病，原因不是我国建筑师缺乏创造力，而是很多人在接受建筑教育时，只被传授了设计建筑的技术，而没有被告知创造力的根源是理性的思维方法，是辩证地认识各种建筑风格。我国固有的木构架建筑体系地有它外形优美的一面，并不是一味地不能用于城市建筑中，台湾建筑师李祖原频频采用中国建筑的象形符号，塑造了许多气势磅礴的城市建筑。

总之，创造力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建筑师，了解建筑所处的环境，理清建筑环境的脉络，已走出了理性思维的第一步，正是这一步的思考才决定了你应如何选择建筑的体型与风格。建筑学科结合了技术、美学、行为心理等学科知识，在实践中首先体察的应是它的社会性，即对社会环境的体验，对人的关怀。这是出发点，也是建筑最终的目标。

自由创造是每个建筑师的梦想，但要使梦想成真，对于东方的建筑师来说，首先要摆脱传统的束缚，努力学会理性思维的方法，只有跨出了这第一步，才有可能在东、西建筑文化的撞击中幸存。面对WTO进入中国建筑市场，中国建筑师群体应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上海大剧院、北京国家大剧院的竞赛结果都让欧洲建筑师猎走，已经证明了中国建筑师必须经历理性考验的事实，事实之后，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学习、思考、再实践。

启示三、思与行——来自生活、生产实践中的智慧

生活、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这种动力在个体的身上表现为“思”与“行”，中国古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也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教育，在《建筑师的哲学基础》一文中，我已经指出建筑师的哲学基础是实践，是“思”与“行”的结合。西方文明史中，“思”是“反思”，是“反省”，指不断地对已有的认识，现存的事物提出质疑，这是哲学思考的批判性的一面，它帮助西方建筑师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不断前进，“现代主义思潮”诞生于一战前后，二战后成为欧美流行的建筑思潮，它是机器时代的产物，“住房是机器”是其最典型的宣言，其建筑形式简洁、朴素，但缺少生气，正是对这种建筑形式的反思，“后现代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它关心人的行为心理，关心人的视觉感受，因此细部与色彩开始泛滥，出于对城市环境的考虑，尤其是对历史建筑及地区的保护，这些思潮的负面影响正在被逐渐认识，并使建筑师朝对城市文化发展更有利的方向进行设计。

“行”是“思”的结果，没有“思”的“行”只能是盲动，许多有“借鉴”癖，“抄袭”癖的建筑师在竞争面前只有不断地重新学习，才能不被淘汰。

建筑师的“行”表现为与客户交流，方案设计与策划，与工程师的合作，对项目的个人体验等等各个层面，这种来自生产实践的经验积累，再加上建筑师的个人修养，可以看出建筑师的取向。西方建筑师在注册建筑师的制度下已活跃了近一个世纪，注册建筑师自己成立设计事务所，面对市场竞争进行建筑创作，许多有功利主义倾向的事务所只能抱残守缺，而成功的建筑师事务所都勇于参与大型的国际投标，并且不惜成本提供最优秀的艺术创作，这种良性循环体制的建立得益于注册建筑师的个人修养及其所受的教育。对建筑艺术的执着追求，并不断关怀社会与人文的建筑师常常能够获得成功，这是由于他们的经营观与时代脉搏相合拍。既使到了“网络时代”，敬业与职业道德仍是建筑师成功的关键因素。

我国的注册建筑师制度只在局部范围内进入市场运作，还缺少良好的竞争机制与环境，这是政府对我国建筑师群体的一种保护，但参与国际竞争时不我待，

如何面对经验丰富的西方建筑师，如何调整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都取决于投身生活、生产实践中建筑师个体的“思”与“行”，热爱建筑设计艺术的中国建筑师们在走向市场竞争前，不知是否还有时间准备一下？

结 语

中国的建筑师竞争制度将与国际接轨，这已是铁定的现实，西方建筑师在今天能自由创作，与西方社会的理性文明及其制度相关，而我国建筑师缺少“制度理性”的培育，这也是我国建筑师教育体制中的缺憾，只希望将来的同行们能有备而来，不必经历市场竞争与制度理性的双重洗礼。

参考文献：

1. 威尔·杜兰（美）杨萌鸿、杨萌渭译·西方哲学史话·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
2.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
3. 徐一大·建筑师的哲学基础·新建筑·1998（4），P90